

热历史

“一带一路”的古时往来

□ 华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更重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如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历经10年结出累累硕果。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繁荣的经贸往来。不仅是源起长安,终于伊斯坦布尔的初始丝绸之路,汉唐时已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进而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在此之前,我们的先人已越过葱岭,至中亚各国。经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到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而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最早始于秦汉时期,至宋代最为活跃,从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至南洋到阿拉伯海,远达非洲东海岸。细数这些国家,在与我们发展文化经济交往中,有很大一部分商品及文化形式是衣服、佩饰和香料,即全面显示综合文明的服装文化。

除了大家熟悉的张骞凿空之外,其实还有周穆王西征犬戎,打开了通往大西北草原之路。周穆王每到一处,即以丝绸等物品赠予各部部落酋长,各酋长也回赠礼物。最远处到达乌拉尔和伊朗高原。这在汲县战国魏王墓出土的《穆天子传》中被详细记载下来。

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间,中原的丝织品经过新疆西运,罗马等国也向中国运输大宗货物,其中很多都与服装有关。如《魏略》一书中记有罗马向中国出口的物品货单:“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鬣、骏鸡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琉璃,璆琳、琅玕、水晶、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绀、金黄、缥、留黄十种鬻氈,五色毳登毛,五色,九色首下毳登毛,金缕绣、杂色缕、金涂布、缙持(特)布、发陆布、温色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迭)、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等十二种香。”这里有织物,有饰品原材料,还有各种香料,以此和中国的丝绸

进行交换。这份货单清晰地反映出罗马帝国在公元初3个世纪中,与中国贸易的活跃情况。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最终分裂以后,西部仍称为罗马帝国,而东部改称为拜占庭帝国。后西罗马灭亡,但拜占庭帝国却延续至公元1453年,而且在长达10个世纪的岁月中,充当了中国丝绸在西亚和欧洲流通的桥梁。当罗马贵族男女都以能穿上绸衣为荣耀时,梯皮留斯大帝下令禁止,以遏制奢侈之风。但是此令未能阻止人们对中国丝绸投入热情,当年黎凡特的提尔和西顿的丝织业,都要等中国缣素到达之后,再将其拆散,把粗丝线变成细丝线,从而织成极薄软极细致的衣物,使之更适应地中海区域的温和气候。丝绸价格相当昂贵,只有黄金才能与它相提并论。

长期以来,通过赠送礼品的形式,拜占庭将中国的丝绸传给了西方诸国,从此更激发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热情及对丝绸服装的兴趣和需求。同时,各国各民族的服装款式尤其是服装图案,频繁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如希腊又在拜占庭兴起的两只对峙的动物加上中间一棵圣树的图案,在我国被广泛应用,汉唐织物采用其框架再加上中国元素,从而形成“对鸟文锦”“对鸭文锦”等图案纹样。图案外绕连珠纹则是典型的波斯萨珊风格。另外还有骑马的猎手、武士与雄狮搏斗等,都显然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关。

早在唐以前,东晋法显和尚从长安经陆上丝绸之路到天竺等地取经,然后由海路回国,当他路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时,看见当地人使用“晋地白绢扇”,这说明中国的丝绸已流通到南亚。公元6世纪,中国最早发明的脚踏纺车、提花机,已通过安息、条支(现在的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境内)等国传到西方诸国,一些熟练的纺丝工匠也跋山涉水,到中亚、西亚等地传授纺织技术。

当然,中国纺织工到国外传艺最多的是去日本。《日本纪》载有中国缝衣女工由百济到日本,日本也派人到中国江南聘请缝衣技工。这部史书中的“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文字透露出那一段时期关于服装的交流。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留下大量写实著述,其中有费信随

郑和第四次赴西洋回国后,于1436年写成的《星槎胜览》;有马欢随郑和第四、第六、第七次航行担任翻译,归国后追述出使所经各国的情况,从占城(位于今越南境内的古国)写到忽鲁谟斯国,后又增补,加入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记述了二十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包括很多服装及穿戴方式;还有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他经泉州市舶司采访所得,于南宋宝庆元年著有《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摩洛哥的各国特产及贸易情况。元代元贞元年随元使赴真腊(位于今柬埔寨境内的古国)访问,至大德元年回国的周达观,撰写《真腊风土记》。明代有《海语》记述暹罗(今泰国)、满加拉(今孟加拉国)等。清末有《朝鲜考略》《日本考略》《暹罗考略》《缅甸考略》等书籍,不仅写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物产河流,同时还记下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这还不算中国正史,在中国的古籍中更是详细地记录下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交往与情谊。

在清代史籍中,爪哇岛曾被称为爪亚,清人王大海在乾隆五十六年写成《海岛逸志》,说当地“女子脚不缠,面不脂粉,首不簪花,衣不带领,裾而不袴。男子则衣有领,鬃簪花,有袴。可谓颠倒矣”。这真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热带岛屿的特色服饰形象。

笔者2005年去新加坡讲学,顺访了马来西亚和泰国。记得在泰国大王宫、玉佛寺和卧佛寺,感觉到那些建筑风格、植物形状都和中国的景物有明显不同。忽然,有一尊熟悉的石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是中国的关公吗?手里还握着青龙偃月刀。经过询问,老华侨告诉我,中国运到泰国的货物多是丝绸,丝绸轻,因而船体显得轻飘,所以中国商人将石像放在船上压船,而从泰国返回时运的主要是大米,大米很重,就不再用石像压船了,这些中国石像也就永远留在了泰国。我仔细观看这些石像,有中国古代的文官武将,也有中国年画和京剧中高度艺术化了的形象。顿时,脑子里闪现一个文章的题目《丝绸帆影,石像仍在述说》。

是啊,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诚意和善良,中国对兄弟国家的友情,依然在被述说着,传颂着,“一带一路”更是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能量焕发出耀眼明亮的光彩。(《天津日报》)

史海钩沉

中原王朝有多重视弓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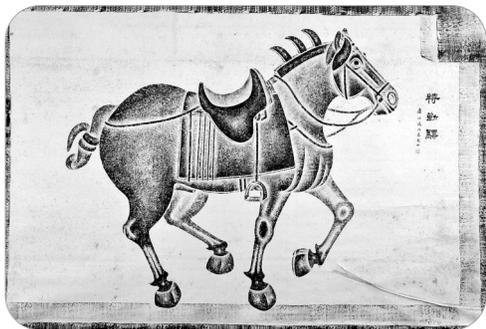
□ 李文畅

秦汉以后,中国进入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在骑射方面的特点被中原地区吸收;反过来,农耕文明地区制造弓箭的技术也传给了前者。有一统天下志向的南北枭雄都致力于在军队内部推广弓箭,如北魏的骑兵集团基本延续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射的优势,而南朝缺少骑兵,但在步兵作战或车战中也积极引入弓箭,如风云一时的北府兵军阵便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弓弩手,以应对北朝骑兵的突击。

在唐代,弓箭的热度不减,被正式列为王朝选拔军事人才的重点考核内容。如武则天时期开创武举,在武举考核的九门科目中,有五门都属于射箭范畴,分别为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与长垛。弓箭此时也经历了专门化,分为用于步战的长弓、用于骑战的角弓及狩猎所用的稍弓等。武举考察弓箭,既是在考验参选者是否具备拉弓的气力,也是在考察其能否在不同状态下保证击中目标的精准度。

北宋初期对辽作战的反复失利,促使北宋统治者在弓弩的使用上狠下功夫,东京开封设置了专门制作弓箭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宋廷定期派专人来检查弓箭的制作情况,防止偷工减料。《宋史·兵志》中也明确要求禁军将精力分为十分,二分学弓,六分学弩,剩下两分才去学枪牌。北宋偏向防御性的国策在武器训练使用上便可看出端倪。宋人使用的最好的弓是神臂弓,弩是床子弩。床子弩一般会装配多支弓,以实现火力最大化。(《包头晚报》)

生活史



▲《特勒驃》墨拓本

娇贵难养的马

□ 王磊

马的神骏飘逸是如此让人着迷,《周礼·夏官》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所以我们才有了“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这样激昂向上的成语。

因为有了马,人类的活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大,战争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为马在古代不止是代步工具和运载动力,更是当之无愧的冷兵器战争之王。

很多人觉得马是食草动物,养起来应该很省钱才对。其实恰恰相反,马不像牛、羊一样会“反刍”,所以马吃得多,拉得快,吸收的养分却少。真到了打仗冲锋时,得提前给马喂些高营养的粮食,不然根本冲不起来。马还不能圈养,需要有足够的运动量,这对场地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古代养马需要更精细的照顾和更高额的投入,不是国力强盛的朝代根本无法维持一支强大的骑兵。

《论语》中用“千乘之国”来指代中等规模的诸侯国。千乘,指一千辆兵车。先秦时代的战车一般有两匹马或四匹马,每车配三名乘员,还有若干步兵配合作战。战车部队的规模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大规模的战车冲锋就如同今天的坦克大会战一般,往往能决定整个战争的最终结果。

但马拉战车并不是冷兵器时代的重武器巅峰,真正的大杀器就是马本身。赵武灵王推动“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因此一跃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强国。(《北京青年报》)

谈古论今

沈园:文化和思想经得起时间检验

□ 孙江林

游鲁迅故里时,随手拿到一份免费的旅游指南,赫然写着“绍兴鲁迅故里·沈园景区欢迎您”。心想,什么样的园林可以与鲁迅故里相提并论呢?遂决定第二天用半天时间去看看。

沈园是宋代富商沈氏的私家花园,又称“沈氏园”,也被誉为“中国第一爱情园林”,因为它有段关于陆游和唐婉的爱情传说。陆游娶唐婉为妻后,夫妻感情甚笃。不料陆游之母不喜欢唐婉,婚后不到三年,他们就分手了。此后,陆游另娶,唐婉改嫁赵士程。11年后的春天,陆游到沈园

游玩,偶遇唐婉与赵士程。陆游酒后挥毫在沈园墙上写下《钗头凤》。据说陆游走后,唐婉看到墙上的《钗头凤》,也和了一首。

后来陆游重游沈园时,在沈园赋诗一首,在诗中写道:“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阙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沈园由此而载入典籍。待陆游再游沈园时,又作《春游》。沈园入口处有个断云石,石头中间断开,但没有分离,陆游曾写诗句“断云幽梦事茫茫”,“断云”谐音“断缘”,隐喻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

沈园成名于沈氏,而闻名于陆游,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陆

游的游览题词,沈园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的;当然,沈氏毕竟是一地富商,沈园当年若是没有繁华景象,陆游和唐婉也不会到此一游。今日的沈园,粉墙黛瓦、假山真水、古木新荷、峰回路转,都是吸引游客的美景,虽说附着了后人雕琢的痕迹,但蕴含其中的历史信息还是很多的。

忽然想到一位学者说过的一句话:“金子再多,堆不出思想的光芒!”沈园的衰落与繁荣是不是也阐述着这样一个道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不是金钱和财富,还得是文化和思想。

(《今晚报》)